

后现代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厨房》

张丽莎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南昌 330000

【摘要】：本文以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为视角，深入剖析日本文学作品《厨房》。通过探讨文本中的女性形象的塑造、厨房的空间隐喻以及所蕴含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想，重新解读《厨房》这部在后现代女性主义伊始的文学作品。《厨房》打破了传统性别观念束缚，展现女性多元复杂的生存状态与自我追求，为我们理解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性别议题提供新视角。

【关键词】：后现代女性主义；《厨房》；女性形象；空间隐喻；性别规范

DOI:10.12417/2982-3846.25.06.003

1 引言

20世纪90年代，后女性主义时代刚拉开帷幕，被誉为“日本文学天后”“治愈系天后”的女性作家吉本芭娜娜作为日本现代文学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带着她的处女作《厨房》走进文学舞台，掀起了一阵新的文学潮流——“吉本芭娜娜风潮”。《厨房》以及其后来的一系列著作大多以女性为主人公，表达个体细腻的内心世界，其作品透露着透明的感性、孤独感和无力感，使读者在不经意间就走入了她所创造的文学世界从而产生共鸣^[1]。

吉本芭娜娜作为日本女性作家，但不能简单地定义为女性主义作家。她的作品中大多以女性为主角，且这些女性角色往往在面对生活困境、家庭变故、死亡等问题时展现出坚韧、独立和自我成长的一面，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所展现出的特质了对人性、生活和生活的思考^[2]。虽然她的创作重点并非在于强调女性的社会地位、性别平等或对男权社会的批判等传统女性主义议题，但其中体现的女性主义思想以及其身处的时代背景，注定使其作品带有后现代女性主义色彩和内涵。

后现代女性主义兴起于对传统女性主义局限性的反思，结合后现代主义对传统理论的解构思想，反对本质主义，强调个体差异与局部经验，反对二元论，强调性别身份的建构性与流动性，为解读文学作品开辟了全新路径。以该视角分析《厨房》，有助于挖掘文本深处隐匿的女性思想、被颠覆的二元性别规范以及对理想性别秩序的探索，使我们能更精准地把握作品的时代意义与文学价值。

2 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概述

后现代女性主义（后女权主义）始于20世纪后半叶的思想浪潮，一方面继承了女权主义对性别平等的追求，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下以新的方式推动女性的自我认同和社会地位提升；另一方面挑战了传统女权主义的一些理念和策略，如对集体行动、统一性别身份和单一政治目标的强调。后现代女性主义质疑固定“女性本质”的存在，认为性别是在社会、文化、

历史等多元因素交织中不断生成的。它打破了男性/女性、公共/私人、理性/感性等二元对立模式，指出这些看似稳固的界限实则是社会权力结构的人为产物，这种打破促使女权主义理论和实践向更加包容、多元和灵活的方向发展^[3]。

后女权主义还反映了社会变革中性别关系的动态变化，如男性在女权主义影响下的身份重构，以及女性在新自由主义文化、消费文化等影响下，通过个体选择和微政治行动在家庭、职场和社会公共领域中寻求新的权力平衡和自我实现方式，展现了性别与社会结构相互作用的复杂性^[4]。

后女权主义不是单一、统一的现象，而是多种话语和利益相互交织、竞争的结果，涵盖了从保守的反女权主义思潮到具有创新意义的性别政治实践等多种形式，跨越了流行文化、学术和政治等多个领域，其意义在不同的文本、语境和社会群体中不断变化和重构。例如，传统观念将女性框定于私人领域的厨房、育儿室，赋予男性公共领域主导权，后现代女性主义则揭示这种分工背后隐藏的父权逻辑，倡导女性跨越边界，争取话语权与自由发展空间，在文学批评领域，这促使研究者重新审视文本中性别形象、叙事结构与意识形态表达。

3 《厨房》中的女性形象剖析：对刻板印象的突围

3.1 主体意识觉醒的主人公美影

死亡这一主题是吉本芭娜娜笔下的常客，主人公美影的人生开篇便充满了不幸，父母双亡，寄人篱下的生活也未给予她温暖。但这样的经历没有将她击垮，反而促使她成为自我意识觉醒的女性。传统社会中，女性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在家庭和社会角色中被预设了特定的位置。然而，美影却打破了这种束缚。她在面对最后一位亲人奶奶过世时聊以慰藉的也不过是‘厨房’。即使被惠理子和雄一一家收留，第一时间关注的是厨房，在雄一家停留了大约半年后，选择离开并独自面对生活自我成长，正是主体意识的觉醒。她不依赖他人来定义自己的幸福和价值，独自在生活的浪潮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方向^[5]。

在面对雄一前女友的上门骚扰与诘难，美影不曾将自己摆放于破坏他人感情的他者位置，而是将自己摆放于关系位置的中心，正视自己的感受以及和雄一的正当关系。“我自认为也是一个具有感受性的人。”正是主体性的展现。对于惠理子的死亡，不以“田边雄一母亲/父亲”的身份去看待惠理子，而是以家人、朋友的身份去接受她死亡的事实，文中“我也同样遭受着不久前失去朋友的痛苦”同样也体现了美影的主体性^[4]。

3.2 多元的角色形象的惠理子、田边雄一

变性人惠理子在二元性别论中属于边缘人群，她的身份本身就是对传统性别规范的挑战。在二元论中，性别是二元对立且固定不变的，男女通过模仿社会规范来显示自己属于哪个性别类别并且通过反复模仿来强化自己属于某个性别类别。惠理子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否定了性别二元论。后现代女性主义强调性别并非自然赋予的本质特征，而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惠理子用自己的生活诠释了这一观点，不再是被动地接受社会评判的客体，她勇敢地突破性别限制，追求自我认同下的自己（女性）。同时，惠理子与他人的关系也展现出后现代女性主义所倡导的平等与多元。在《厨房》中，她与主人公美影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联系。这种关系超越了性别、身份的界限，是基于彼此的理解、关爱和支持。这种平等而多元的人际关系，打破了传统的性别权力结构和社会等级观念。后现代女性主义主张建立一种更加平等、包容的社会关系，惠理子和美影的关系正表达了这种主张。

惠理子之子雄一的形象趋于中性，“四肢修长，容貌秀丽”，常常呈现出与传统男性气质不同的行为。刚开始与美影的“男女关系”也并非世俗的恋人关系，更像是同病相怜，抱团取暖的同类。面对惠理子的死亡，二人相互救赎后才走到一起。

这些形象打破了传统单一的性别规范准则，体现出女性（性别）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倡导了一种多元、包容的后现代女性主义价值观。

4 空间隐喻：厨房空间的重塑

4.1 传统意义的禁锢象征

厨房不论是从历史角度还是社会刻板印象来看，都是女性的“专属领地”，承载着繁重家务劳动，是父权社会将女性束缚于家庭职责、限制其社会参与的物化空间。四壁之内，锅碗瓢盆的交响常掩盖女性内心对广阔世界的渴望，烟熏火燎中青春与梦想似乎一同被消磨，成为女性自由受限的生动注脚。

4.2 厨房的蜕变重生

在小说中厨房转化为滋养创造力、情感交流甚至女性自我成长的空间。

在《厨房》里，厨房一改以往的形象。它不仅成为美影自我疗愈的寄托所，还是连接家人、朋友的情感纽带，之后也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影自主选择的生活手段。厨房见证主人公多次自我突破，从奶奶离世的疗伤到对未来方向迷茫后的选择，化身为女性成长孵化室，象征女性夺回空间控制权，重塑生活意义。

美影与厨房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厨房，这个在传统认知中被视为女性专属劳作空间的地方，在美影的世界里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对于美影来说，厨房是她心灵的避风港。当她沉浸在厨房的烟火气息中时，能够暂时忘却外界的烦恼与痛苦。在这里，她通过烹饪美食，不仅治愈了自己与雄一一家，更获得了一种掌控生活的力量。这种对厨房的独特情感，不同于传统女性在厨房中作为家务劳动者的无奈与束缚，而是主动地从厨房中汲取治愈的能量。

5 后现代女性主义对《厨房》的文学批评与重构

后现代女性主义倡导女性摆脱对男性和家庭的依赖，追求自我价值和独立身份，获得自我认同。对女性身份和自我认同的探索，是《厨房》与后现代女性主义相契合的重要体现。美影在经历了亲人离世的沉重打击后，精神几近崩溃，与奶奶有着唯一羁绊的厨房成为她的精神支柱。在雄一家的厨房中她逐渐寻回了内心的平静与自我，最终走出雄一家并获得了独立。从后现代女性主义视角来看，美影对厨房的热爱，是她对传统性别分工的一种重新诠释。她没有将厨房视为禁锢自己的物化空间，而是将其变成了自我成长和情感寄托之所。她在厨房中展现出的对烹饪的热爱和对生活的热爱，是对传统女性形象的一种挑战。传统观念认为女性在厨房的劳作是枯燥乏味且理所当然的，而美影却在其中找到了乐趣和自我价值，这反映出后现代女性主义倡导的女性对生活方式和自我身份的自由选择。

《厨房》推翻了以往的传统家庭与性别角色模式。传统观念中，家庭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父权为核心构建起来的，性别角色也有着明确且刻板的划分。然而，吉本芭娜娜笔下的家庭却截然不同。主人公樱井美影的原生家庭随着祖母的离世而瓦解，之后她所融入的田边雄一家更是打破常规。雄一的父亲变性成为惠理子，承担起家庭中母亲的角色，这种家庭结构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家庭模式。美影带着“厨房”融入雄一家，使原本的“单亲变性者之家”转变为“食缘家族”，这种人与人之间共食的羁绊，让家庭关系的本质更为纯粹，摆脱了传统家庭中血缘和婚姻的束缚，为人们展现了一种全新的家庭模式。

同时，书中人物的性别角色也呈现出模糊状态。雄一有着修长的四肢和秀丽的容貌，行为举止也并非传统男性那般阳刚。惠理子的变性人身份更是对传统二元性别对立发起了挑

战，深刻地揭示出传统性别角色对个体的禁锢，有力地批判了这种不合理的社会性别规范。

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具有主体意识的美影也秉持着平等的态度。无论是与朋友还是恋人，她都以独立且平等的人格与之相处。女性不再是男性的附庸，而是拥有独立思想和情感的个体。这种平等的人际交往模式，是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想在人际关系层面的体现。

从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厨房》中的女性形象丰富多元，美影在羁绊与独立之间徘徊、挣扎并成长；惠理子勇敢地突破性别限制，追求自我本真。这些形象打破了传统单一的女性形象框架，体现出女性的多面性与复杂性，为女性主义的重构注入了新的活力，倡导了一种多元、包容的女性文化价值观。

6 结论

吉本的朋友井泽先生曾评价：“吉本的那部小说（《厨房》），让这个世界的非主流文化观一下子开出了花，钻出地表来了^[4]。”《厨房》通过对传统家庭和性别角色的批判，对

女性自我认同的探索以及对新型家庭和女性文化的重构，生动地展现了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文化内涵。它启发着人们重新审视传统社会的性别规范等对女性的束缚，思考女性在当代社会中的价值与定位，为推动性别平等和女性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深刻的文学启示。

但是，《厨房》以及本篇文章视角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视角单一，理论不够全面。研究（后现代）女性主义需综合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在综合视角下全面深入剖析 21 世纪女性主义发展所面临的难题以及女性主义的真谛。

通过后现代女性主义透镜，《厨房》绽放出耀眼光芒。从别具一格的女性形象、焕然一新的厨房意象，到开创性叙事手法与深刻内心世界的剖析，作品展现了女性主体意识觉醒、书写自我身份的努力。它不仅是一部文学佳作，更是当代女性生存状态与理想诉求的写照，为文学界探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鲜活样本，优化性别文化土壤，助力女性在时代浪潮中驶向更广阔自由彼岸，未来研究可沿跨文化、多文本比较等方向，拓展这一议题深度广度。

参考文献：

- [1] 潘萍,何良安.后现代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女性生存方式[J].浙江学刊,2010,(04):185-190.
- [2] 赵惠君.后现代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琐事》[J].妇女研究论丛,2007,(05):56-61.
- [3] 唐令.吉本芭娜娜作品的女性主义疗愈研究——以《厨房》、《彩虹》、《白河夜船》为例[J].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20,36(04):106-110.
- [4] (日)吉本芭娜娜著;李萍译.厨房[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2.04.
- [5] Genz, Stéphanie; Brabon, Benjamin.Postfeminism[M].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7.
- [6] 陈若琪.关于吉本芭娜娜小说《厨房》的主题论——以死亡、孤独、成长为中心[C]//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厦门大学外文学院第十五届研究生学术研讨会暨第五届外国语言文学博士论坛论文集.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2022:1.
- [7] 刘春波.吉本芭娜娜文学中幸福主题的日常性抒写[J].文艺争鸣,2017,(06):185-190.
- [8] スイリワン・ブリーチャーナリット.吉本ばなな「ハゴロモ」における女性像[J].チューラーロンコーン大学文学部,2016.